

大战火星人

DA ZHAN HUOXINGREN

〔英〕赫伯特·乔治·威尔斯◎著
叁壹◎编译

★ 青少年最爱看的科幻故事 ★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DA ZHAN HUOXINGREN

大战火星人

〔英〕赫伯特·乔治·威尔斯◎著

叁壹◎编译

★ 青少年最爱看的科幻故事 ★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战火星人 / (英) 威尔斯 (Wells, H. G.) 著 ; 叁壹编译. —
西安 :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 - 7 - 5368 - 2966 - 4

I. ①大… II. ①威… ②叁…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 英国 -
现代 - 缩写 IV. ①I561.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08073 号

大战火星人

〔英〕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著
叁壹 编译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人：李晓明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恒升印装有限公司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本 10 印张 128 千字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5000 册

ISBN 978 - 7 - 5368 - 2966 - 4

定价：19.80 元

地址：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邮编：710003

<http://www.mscls.cn>

发行部电话：029 - 87262491 传真：029 - 87265112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

目 录

第一部 火星人	1
第一章 大战之前	1
第二章 陨落的星星	6
第三章 草地上	9
第四章 圆筒打开了	12
第五章 热光	14
第六章 恰伯罕路上的热光	17
第七章 我是怎么回家的	19
第八章 星期五的晚上	23
第九章 开战	25
第十章 风暴中	30
第十一章 窗边	35
第十二章 威伯利奇和歇盘登	40
第十三章 遇到牧师	50
第十四章 在伦敦	55
第十五章 秀兰的事	64
第十六章 逃离伦敦	70
第十七章 雷子	83
第二部 火星人统治下的地球	92
第一章 脚下	92

第二章	我们看见的	99
第三章	困境	108
第四章	死去的牧师	112
第五章	静悄悄	117
第六章	毁坏	120
第七章	彼尼山上的人	123
第八章	失去生机的伦敦	140
第九章	废墟	148
第十章	结束	152

第一部 火星人

第一章 大战之前

19 世纪晚期，没有人会相信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正在面临威胁——被一种比我们人类更先进的智慧生命所威胁，而这种凝视着我们的智慧生命也同样难逃死亡的命运。没有人会相信，当人类若无其事地在为自己的事情忙碌时，自己已经被另一种生命专心致志地研究着，就像人们在用显微镜研究一滴水，观察水滴里蠕动、繁殖的生物一样仔细。人类奔走于世界各地，为自己所谓的事业而忙碌、奔波，并自以为是地认为已经控制了物质世界的一切，殊不知自己正如显微镜下的生物毫无所知地被人类研究那样被另一种高智慧的生命研究着。没有人会想到，在宇宙中会有对人类产生威胁的更古老的世界，甚至没有人会想到在宇宙中其他星球上有生命形式的存在。地球上的人们最多想象着或许火星上会有生命迹象，想象着他们也许远远比人类落后，想象着他们正渴望着传教士的光临。然而，在穿过了浩瀚太空的那头，却有一种生命存在，这是一些拥有更高智慧的生命，他们的智慧和地球上的人类相比，就像我们人类跟野兽相比一样。这是一群更理性、更冷酷、更没有同情心的高智慧的生命，他们在虎视眈眈

地用嫉妒的眼睛注视着地球，观察着地球，一个可怕的计划在慢慢地形成，一切都在准备着……于是，在 20 世纪初灾难悄然来临了。

众所周知，火星是太阳系八大行星之一，是太阳系由内往外数的第四颗行星，属于类地行星，直径约是地球的一半，它距离太阳一亿四千万英里，得到的光和热量仅仅是地球的一半。如果星云的假设成立，火星一定比地球更古老。在地球结束熔化产生生命之前，火星上就已经有生命存在了。因为火星的体积只是地球的七分之一，所以它比地球能更快地降到适合生命孕育的温度。火星上有大气、水和所有对生命孕育、繁衍、生存有利的条件，因此在那里，有一群更高智慧的生命存在。

但是人类却是如此自负，几乎感觉不到灾难在一步一步逼近。因为直到 19 世纪晚期，竟没有一个作家说过智慧的生命会在离地球那么远的地方形成。也没有人能想到，表面积只有地球的四分之一，离太阳更远的火星比地球更古老，在火星上有更早的生命诞生、成长、发展，并且已经快要接近终结了。

随着热量向空间放射从而慢慢造成行星冷却的过程，地球上迟早是会发生的，然而火星早于地球已经完成了这个过程。对我们来说，火星的情况尽管是那么神秘，但我们知道在其赤道的地方中午的气温仅是地球最寒冷冬季的温度，火星上的大气比地球上稀薄得多，它的海洋面积已经是表面积的三分之一，周期漫长的季节变化使南北两极的冰帽慢慢地消融，侵蚀并淹没了火星上的温带地区。行星冷却造成地球末日好像还很遥远，可是对火星人来说火星的末日却是迫在眉睫的危机。末日逼近的压力使他们练就了更强大的力量，积蓄了更高的智慧，也使他们变得更加铁石心肠。他们用我们无法想象的设备和工具观察着浩瀚的星空，发现在距离他们四千万英里的地方，靠近太阳

的一侧有一颗星，一颗令他们充满希望的星，那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遥望中的地球是个美丽的星球，蓝色是海洋，黄色是陆地，白色是云层。大气层就像一层薄纱，白色的云层衬在蓝色的海洋和绿黄相间的陆地上，一切是那么美丽，那么令人向往。

地球上的我们对于他们来说，就像还没有进化好的猿猴和狐猴那样低级。生活告诉我们，不断地竞争才是生存的本领，火星人和我们的想法一样，为了生存下去他们在准备竞争另一个领地。他们的世界渐渐在冷却，已经面临危机，而我们的星球却依然生机勃勃，他们的欲望一点一点膨胀，对他们来说，我们只是一些低等生物罢了，夺取我们的星球是他们用来逃脱灭亡的唯一希望。因为每一个世纪走过，他们就离毁灭更近了一步。

面对火星人的计划，我们在做出严厉的批判前，是否还记得我们人类自己所做的一切。对动物的残酷杀戮，如残杀美洲野牛和渡渡鸟；对比自己“低等”种族的灭绝，如对塔斯马尼亚人的灭族，欧洲的移民用了十五年的时间就灭了这个民族。我们现在又有什么理由来批判火星人，又有什么理由来抱怨火星人有这样的想法呢？

对于自己的降落，火星人计算得非常准确（他们的计算工具远比我们先进），他们同心协力地为他们自己星球的未来做着一切准备工作。假如我们能拥有更先进的设备，在19世纪晚期我们可以预测到灾难要降临。因为沙柏雷利在观察火星（一直以来，人们把火星称为战神之星）时就曾经发现一些颤动的光点，并记录在自己的地图上，当时由于条件的限制无法解释这些光点。这正是火星人在做着对我们发起进攻的准备。

力克天文台最早在1894年的冲期（火星此时离地球最近）发现在火星表面上闪光的部分有一道强光，给尼斯的彼洛丁和其他观察者

也观测到这一现象。英国人在 1894 年 8 月 2 日的《自然》杂志上报道了这个消息。而我认为这是火星上的巨型大炮发射时所产生的火光。这些巨型大炮被安放在火星上巨大的深坑里，发射的方向瞄准地球。随后的两个冲期里，火星上又相继出现了奇怪的光线。

六年前的一天午夜，暴风骤起，爪哇岛上的劳威尔通过分光镜看到火星方向有一大团燃烧的气体，以惊人的速度向地球方向射过来，他向国际天文局发送电报，报告这个惊人的消息。这团燃烧的气体主要是氢气，一刻钟之后就不见了。这时正是火星运行的冲期，这团突然猛烈迸发出的巨大的燃烧的气体被劳威尔比做“炮口中冲出的火焰”。

然而第二天，这么重大的消息只是在《每日电讯》上有一条简短的报道，其他报纸却没有。人类对自己即将面临的灾难一无所知。我对这次气体的爆炸有所了解，是因为遇到了奥特夏的著名天文学家奥吉尔维。这次爆炸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当晚我被邀请和他一起到天文台进行观察。

尽管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那晚在天文台守夜的情景还是依然历历在目：沉寂的夜，黑暗笼罩着的天文台，地板的角落处有带罩的灯笼投下的微光，嘀嗒的钟声此刻是那样的均匀、清晰，星辰密布的天空从屋顶狭长的开口中透出。黑的夜隐没了奥吉尔维的身影，却衬出了他清晰的声音。透过望远镜，我们看到一个在浮动的深蓝色的呈扁圆形的星星。看上去它那么小，却是那么亮，就像一个发亮的别针头，泛着耀眼的银光，表面上有些横向的条纹。它被紧紧锁在望远镜的视野中，看上去似乎在轻微抖动，那是望远镜发条装置的摆动引起的振动而已。

仰望这颗距离我们四千万英里的星，我的眼睛渐渐疲劳，只觉

它看上去忽小忽大，时远时近。很少有人能够理解四千万英里之外，是怎样一个广阔的空间，漂浮着多少颗星辰。我记得这颗星附近，还有三颗星星，在深不可测的无边宇宙中那是三个极小的光点。黑暗寒冷的深夜，望远镜中的星空则显得更加深邃。太小、太远的它们让我无法看清发射出的是什么。它们以一分钟几千英里的速度穿过遥远的距离朝我们飞来。地球上没有人能想到它们将给地球带来战争和死亡。

那晚很温暖。十二点时，我看见另一团气体从这颗遥远的行星上喷出。我告诉奥吉尔维火星的边缘又喷出了火光后便摸索着走到小桌子边喝水，他坐到我的位子上，被眼前冲过来的气体吓得惊叫一声。

第一团气体射出二十四小时之后又有一团气体从火星上射向了地球，火红色和绿色的光点在黑暗中闪过。桌子旁边的我不清楚那些光点意味着什么，只是很想抽根烟。直到深夜一点钟，奥吉尔维才停止了观察，我们点上灯笼离开天文台朝他家走去。夜很静，居民们在沉睡，黑暗笼罩着奥特夏和契切两个小城。

奥吉尔维对那晚观测到的现象有多种猜测：或是大规模的流星雨，或是猛烈的火山爆发，或是火星人在向我们发信号。但对于这种发信号的想法，他给予了嘲笑，因为他认为两颗相邻的行星同时有生命存在的可能性很小。

他认为：“火星上存在像人类一样的生命的可能性只有百万分之一。”

很多人在自此之后连续十天的晚上观察到火星上有气体爆发，十天之后却停止了，没人想到要解释这一现象。也许是最精密的望远镜下，地球上的一切被大量的气体火焰形成的浓密灰色烟尘所遮蔽，飘动的斑块散在火星的大气层中，给火星带来了不便。

各地的报纸终于报道了这件事，纷纷刊登火星上火山爆发的消息。《笨拙杂志》幽默地把它作为政治卡通的题材。没有人想到危险正在以每秒几英里的速度穿过广漠的宇宙向我们逼近。而令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面临着紧迫危险的我们竟在为身边的小事忙碌着。记得那时报纸业发达，马克汉姆用刚获得的照片为他的报纸编辑插图，我则忙于编写有关文明进步时道德观发展的文章，闲暇时学学自行车。

一个满天繁星的温暖夜晚，我和妻子出去散步，给她解释星座的含义，并指给她看那颗备受关注的爬向天顶的明亮小点。此时火星第一次爆发的抛射物离我们一千万英里，地球上仍是一片宁静、祥和的气氛。回家的路上，妻子指着黑夜中闪烁的红色、黄色和绿色的信号灯给我看。在我们身边经过的是一群奏着音乐唱着歌的从契切和爱尔兰斯回来的人，路两旁的屋中都亮着灯，人们准备休息了。从远处传来火车调车的轰鸣声，在静夜中听起来是那么柔和。

第二章 陨落的星星

一日清晨，很多人看到温彻斯特上空有一道火光向东冲过。它被人们认为只不过是一颗普通的陨星，应该落在离地一百英里的地面上空。阿尔平这样描述了看到的情况——后面拖着一条长长的绿色尾巴，只保持了几秒钟。单宁这位伟大的星象学家则预测了它第一次出现的高度——九十至一百英里。陨星坠落的第一夜来临了。

我书房的落地窗面向奥特夏，因为喜欢欣赏夜空的美丽而没有拉上窗帘。当时俯身写作的我错过了这颗星星的陨落。如果当时我抬一下头，我想我一定能看到它的飞过。在贝克夏、秀兰和密德赛克斯，许多人都看到了它的降落，有人说，它飞过的时候还带有咝咝的声

音，可是我既没有看到它飞过，也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因为人们大多认为它不过是一颗普通的陨星，所以没有人想过要去看看那天晚上天空究竟落下了什么。

奥吉尔维也看见了这颗陨星，预测它会落在霍散尔、奥特夏或是沃金附近的草地上。于是一大早他就去寻找。地面上出现了一个被巨大冲击物砸出的大坑，一英里半外的地方都能看到。四溅的沙石形成土堆覆盖在石楠灌木丛上，在石楠的东面，未燃烧完的物质仍在冒着青烟。太阳出来前，奥吉尔维终于在离沙坑不远的地方发现了它。

它深埋在松树碎片掩映下的沙土里。露出的部分直径大概有三十码，是一个表面烧焦但仍能清晰地看出有一层厚厚的鳞状黑皮的圆筒。大部分陨星或是圆形，或是接近于圆形，而它的尺寸和外形让奥吉尔维感到很惊讶。因为它仍然很热，所以奥吉尔维不能靠近它。远远地听到圆筒里有嗡嗡的声音，在他看来只是表面冷热不均的缘故，他没有想到圆筒可能是空心的。

清晨的阳光照在威伯利奇的松树上，没有一丝风，宁静而温暖。奥吉尔维一个人站在大坑旁，看着这个奇怪外形的东西造成的大深坑，他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到来预示着什么。记不清那天是否有鸟叫，唯一听到的是来自圆筒里嗡嗡的声音。

突然，他看到陨星灰皮开始掉落，像雪花一样从圆筒的边缘往下掉，落地的那一刻发出刺耳的声音，奥吉尔维的心骤然一惊。

他想看个究竟，尽管圆筒还很热，但他还是爬下那个大坑来到圆筒的附近。令他不解的是，原本以为冷热不均造成脱落，看到的却仅仅是圆筒末端的灰掉了下来。

圆筒的顶端开始慢慢转动，他注意到靠近他的地方有一个黑色的标记在五分钟后转到了圆筒的另一端。现在他还不知道到底要发生

什么事情。突然黑色标记向前伸出了大概一英寸，末端有一个可以拧开的盖子，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旋转盖子，传出低沉的嘎嘎声。他觉得这个圆筒不是简单的陨星落地的残留物。“圆筒是空的，是人造的”这个想法迅速地占据了他现在的大脑。

“天哪！”奥吉尔维失声叫道，“里面有人，快给烤焦了，正想往外跑！”

惊讶让他不得不把圆筒和以前发现的火星上的闪光联系起来。

圆筒里有人的想法让他想打开盖子看个明白，但是发烫的圆筒放出的热量使他无从下手，他站在那里，不知所措。几分钟之后，他突然转身，爬出沙坑，顾不上去捡回掉在坑里的帽子，拼命地朝沃金方向跑去。此时是早晨的六点钟。半路上遇到一辆马车，他向马车夫讲述着刚才发生的一切，但他古怪的外表和离奇的故事让马车夫认为他疯了，不屑地扬起鞭子，赶车而去。奔跑的他路过霍散尔桥边的一家酒店，他又向正在开门的伙计讲述他的所见，伙计也不相信他，以为他是从疯人院逃出来的疯子，甚至想把他关起来让他冷静一会儿。奥吉尔维匆忙跑掉。此时到了记者汉德森家门口，隔着篱笆，他看见汉德森正在自家院子里，奥吉尔维急忙上前打招呼，想给汉德森说说刚刚发生的事。

“汉德森，”奥吉尔维上前招呼了一声，“你看见昨晚陨星坠落了吗？”

“嗯，看到了。”汉德森说。

“它现在就在霍散尔的草地上。”

“我的天！落下来的陨星？”汉德森惊叹道。

“老兄，那是个圆筒形状的东西，不像是普通的陨星，好像里面有人。”

“什么？”由于一个耳朵聋了，汉德森听不真切，手里握着铁锹的他站了起来。

隔着篱笆，奥吉尔维给他讲述了自己看到的一切。惊讶中的汉德森一分钟后才反应过来。他丢下手里的铁锹，抓过外套，穿过篱笆来到路上。两人急忙跑到草地。他们发现圆筒仍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筒身和盖子间出现一道金属边，里面已经没有那低沉的声音，只能听到非常轻的咝咝声，可能是空气从金属边溢出或进去发出的声音。

他们上前用手杖敲了敲圆筒，没有任何回应。在他们看来，里面的人也许失去了知觉，也许早已经死了。

不知道干些什么的他们互相安慰了几句后朝镇子上跑去，准备找人来帮忙。当他们浑身沙土、衣冠不整地跑到镇上的街道时，人们才刚刚拉开窗帘，打开窗子。汉德森准备给伦敦发电报。以前的报道让人们对这个消息的到来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八点钟，人们喊着看看“火星上来的死人”纷纷朝草地跑去，其中大部分是孩子，还有一些清闲的人。八点三刻时我出去买《每日纪事报》，听到这几个字从报童的嘴里喊出来，当时很是诧异，也跟着穿过奥特夏，朝草地上走去。“火星上来的死人”故事也就从这儿开始了。

第三章 草地上

我来到大坑旁，周围已经聚集了二十几个人，沙坑里半埋着那个奇怪的圆筒。周围的草皮已经因冲击引起的大火烧焦，四散的沙石覆在灌木丛上。我注意到汉德森和奥吉尔维不在那里，我想或许他们在汉德森家里吃早饭，因为目前针对这件事他们也不知道做什么。

坐在坑边的五六个孩子，荡着悬在半空的脚，嬉闹着，拿石子向圆筒扔去，我急忙上前制止他们。孩子们起身跑开了，在人群中又玩起了捉迷藏。

围观的人大多是火车站周围没事的人，有屠夫格里革和他的孩子，还有曾在我家干过活的一个花匠，和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以及两三个平日游手好闲的人和几个捡高尔夫球的孩子。后来两个骑自行车的过路人加入了围观的人群。因为对天文知识了解得很少，所以大家只是看着那个圆桌一样的圆筒不说话。圆筒就一直待在那里，汉德森和奥吉尔维离开后，顶部已经停止了转动。大家对没有发现一大堆烧焦的尸体而感到失望，渐渐地，有人离开了，但还有人陆续走过来。尽管我的腿有点抖，但还是爬进了坑里。

我慢慢靠近这个物体，用不太恰当的比喻，第一眼看到它感觉并不比路边翻倒的马车和吹倒的树能有吸引力，它像一个半陷在地里的气体存储器。仔细看过后才觉得这是个奇怪的物体，从科学知识的角度来看，它外表的鳞片并非氧化物，圆筒和盖子之间露出的金属泛着一种不同寻常的光泽。“非地球”的概念对大多数的围观者而言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非地球”想法的闪过，让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来自火星，圆筒里面有没有生物存在我还不能肯定。但我感觉盖子的旋开并不是奥吉尔维想的那样，而是自动的。火星上可能存在类人生命？我有些迫不及待地想打开圆筒。脑海里也开始浮现很多预想，如在圆筒里发现手稿、钱币或是什么模型等等，甚至还想到解释和翻译这些东西时遭遇的困难。可是我的猜测和眼前这个偌大的圆筒很不相称。约十一点时，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我发现凭自己不能进行更深的研究和调查，边想着种种假设，边爬出大坑朝梅勃来家走去。

“从火星来的消息”“来自沃金的惊人故事”……早版晚报的头条标题震惊了整个伦敦。此外，奥吉尔维向天文局发出的电报也让英伦三岛的所有天文台为之一惊。

向沙坑聚来的人越来越多。几辆从沃金车站来的和从恰伯罕来的马车停在路边，骑自行车的还有步行的，都不顾天气的炎热，涌向沙坑。我看到里面还有一两位穿着华丽的贵妇。

天很热，万里无云，没有一丝风。路旁的几棵松树投下稀疏的阴影。从这儿到奥特夏的平地都给烧焦了，尽管石楠上的火已经灭了，但仍冒着黑烟。一个很会做生意的小贩在通往恰伯罕的路上推着一辆车在卖苹果汁和姜汁啤酒。

我来到沙坑边，此时汉德森、奥吉尔维等几个人已经把圆筒围起来。其中站在圆筒上的高个子浅色头发的男子，在高声地指挥着工作。后来我知道他叫斯顿特，是皇家天文官。几个拿着十字镐或铁锹的工人就是他带过来的。圆筒已经冷下来，可斯顿特却涨红着脸，流着汗，好像是为什么事而生气。

工人的挖掘很快让圆筒的一大部分露出来了，但它的末端仍深埋在沙土里。奥吉尔维看到了人群中的我，就招呼我让我下去，问我想不想见见这块地的主人——希尔顿勋爵。

他想在坑的周围拉上围栏，把人群挡在外面，因为聚集的人群，尤其是孩子，影响了挖掘工作。他还告诉我现在偶尔还能听见里面发出的轻微声音（他认为外面听起来轻微的声音在里面可能会很响），容器非常厚，上面又没有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人们目前无法打开它。

我很乐意去做这件事。因为这样我就可以享有特权近距离观察。在希尔顿家，我没有找到他，只是打听到他六点钟在伦敦乘坐从铁卢

发出的火车到这里。这时才五点一刻，我先回家休息了一下，喝了点茶。看时间差不多了，才向火车站走去，希望能找到他。

第四章 圆筒打开了

太阳快落山时，我回到草地。一两个人正在离开，但仍有人群从沃金方向朝这边走来。沙坑边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在夕阳的映衬下黑压压的一片，大约有二百人。人们吵吵嚷嚷，好像在争吵着什么。我脑中出现了奇怪的猜想。我向沙坑走去，此时传来了斯顿特的声音：

“退后！退后！”

“它在动，”一个男孩转身向我跑来，边跑边说，“它在打开，我不喜欢看，回家了。”

我加快脚步向人群走去。拥挤的人群推推搡搡，就连那两个贵妇也在往前挤。

“他掉进坑里了！”有人惊叫道。

“退后！”几个人大声地喊着。

趁着人群松动的机会，我挤了进去。坑里传出嗡嗡的奇怪声，在场的每个人都很激动。

“让大家离远点。”奥吉尔维对我说，“里面有什么我们还不知道。”

我看见一个站在圆筒上想往外爬的年轻人，那是商店的伙计沃金，他就是那个被人群推挤下去的人。

圆筒的末端又开始旋动，慢慢地从里往外露出了一个大约两英尺的螺丝。我被后面的人推了一下，差点儿倒在那个盖子上。在我回头看时，螺丝已经旋出来，“砰”的一声掉在地上。我用手肘碰了一下